

小学语文教学 资料选编

(二)

北京出版社

小学语文教学资料选编

(二)

北京教育学院师范教研室编

北京出版社出版

(北京崇文门外东兴隆街51号)

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

北京第二新华印刷厂印刷

1982年6月第1版 1984年6月第2版

1984年6月第4次印刷

书号：K7071·816 定价：0.70元

为了适应师范学校、教师进修学校开设小学语文教学法这门学科的需要，我们将一九七八年至一九八〇年编选的《师范语文教学参考资料》“小学识字、阅读、作文教学之一之二”（全六本），经补充修订合编成这套《小学语文教学资料选编》，供师范生和小学教师进修使用，也可作为小学教研人员的业务参考书。

这套资料全三册，分别编选了建国三十二年来有关小学识字、阅读、作文等方面的教学研究资料和优秀教师的教学经验，还有一部分传统的教学方法介绍和老解放区的教学经验。这套资料对我们今天了解历史上小学语文教学，批判继承历史经验和改进教学方法，提高语文教学质量，有一定的参考价值。但是限于当时的情况，在一些文章中难免有和今天教学实际不相符合之处，应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正确汲取运用。为了尊重历史，除少量文章略有删改外，其他仍按原稿汇编。

由于我们水平有限，时间仓促，本书一定存在不少问题，请同志们批评指正。

北京教育学院 师范教研组

一九八二年一月

目 录

阅读是写作的基础	叶圣陶	(1)
传统语文教育中的阅读训练	张 耕	(5)
语文课·政治课·文学课	蒋仲仁	(11)
阅读教学的方法和步骤	陆静山	(19)
语文教学从烦琐教法中解放出来	叶仲 蒋群	(34)
讲语文必须联系学生写作实践	单 权	(41)
当前“长课文”教学中的问题和改进意见	文以战	(45)
小学高年级语文课的词汇教学	王企贤	(54)
字和句的推敲	李 婴	(60)
再谈字和句的推敲	李 婴	(68)
略论朗读与背诵	蒋仲仁	(76)
怎样朗读诗歌	徐世荣	(82)
我在朗读指导工作中的一些体会	张 森	(88)
谈谈三种不同方式的复述指导和		
复述指导应注意的各点	李希白	(95)
在教学中怎样灵活运用多种多样		
的教学方法	邓峻璧	(103)
谈诗歌教学	李 婴	(111)
略谈小学小说教学	湖南省第一师范学校函授部	(118)
科学知识文章的教学	胡寄泉	(133)

常识性课文教学中的几个问题

..... 黑龙江省教育厅教研室 (139)

认真钻研教材 重视思维训练 袁微子 (146)

谈谈小学阅读教学 张田若 (153)

读万卷书 行万里路 郑 洛 (172)

——谈谈阅读能力的培养

语文课堂提问的心理学问题 朱作仁 (180)

论寓言及其教学 周仁济 (199)

略论默读教学 高惠莹 (206)

试谈小学语文教学中培养能力发展智力 袁 璞 (211)

为小学语文教学改革闯一条路 霍懋征 (228)

——在全国通用教材小语座谈会上的发言

我是怎样备课的 许通儒 (239)

《小白兔和小灰兔》教案 王 兰 (245)

《将相和》教案 刘彬荣 (250)

《小英雄努尔古丽》课堂记实

..... 崔楠山 执教者：张玉兰 (256)

《在仙台》课堂记实 执教者：袁微子 (264)

阅读是写作的基础

叶 圣 陶

在中小学语文教学中，基础知识和基本训练都重要，我看尤其要着重训练。什么叫训练呢？就是要使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。譬如学一个字，要他们认得，不忘记，能用在适当的场合，就得给以训练。语文方面许多项目都要经过不断练习，锲而不舍，养成习惯，才能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。现在语文教学虽说注意练习，其实练的不太多，这就影响学生掌握基础知识。老师对学生要求要严格。我说的严格，不是指老师整天逼着学生练这个，练那个，使学生气都透不过来，而是说凡是要求学生练习的，不要练过一下就算，总要经常引导督促，直到学生学的东西变成他们自己的东西才罢手。

有些人把阅读和写作看做不甚相干的两回事，而且特别看重写作，总是说学生的写作能力不行，好象语文程度就只看写作程度似的。我看阅读的基本训练不行，写作能力是不会提高的。有些人常常要求出版社出版“怎样作文”之类的书，好象有了这类书，依据这类书进行作文指导，写作教学就好办了，实际上写作基于阅读，老师教得好，学生读得好，才能写得好。这样，老师临时指导和批改作文既可以少辛苦些，学生又可以多得到些实益。

阅读课要讲得透，什么叫讲得透？无非是把词句讲清楚，全篇搞清楚，作者的思路是怎样发展的，作者的感情是怎样表达的，诸如此类。有小部分老师热情有余，本钱不够，办法不多。他们对课文不能透彻理解，总希望求助于人，或是请一位高明的老师给讲讲，或是靠集体备课。这种办法不能说没有好处，然而不是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办法。功夫还在自己。只靠从别人那里“拿来”，自己不下功夫或者少下功夫是不行的。譬如“文与道”的问题，人家说文与道该是统一的，你也相信文与道该是统一的，但是碰到具体课文，该怎么样教才能体现文道统一的精神，还得自辟蹊径。如果对词句不甚了解，对课文的思想内容不大清楚，那就谈不到什么文和道了。原则自当共同研究商量，如何适当地应用原则还是靠自己，根本之点还是在于透彻理解课文。所以我奉劝这些老师要把“拿来主义”放弃一些，自己下功夫，自己钻研。

去年到外地，曾经在一些学校里听语文课。有些老师话说得很多，把四十五分钟独占了，其实许多话是大可不讲的。譬如课文涉及农村人民公社，就把课文放在一旁，大讲农村人民公社的优越性。这个办法比较容易，也见得热情，但是不能说完成了语文课的任务。

在课堂里教语文，最终目的在达到“不需要教”，使学生养成这样一种能力，不待老师教，自己能阅读。我相信这个说法该不会错。学生将来经常要阅读，老师能经常跟在他们背后吗？因此，一边是教，一边要逐渐为“不需要教”打基础。打基础的办法，也就是不要让学生只是被动地听讲，而是要想方设法引导他们在听讲的时候自觉地动脑筋。老师独

占四十五分钟固然不适应这个要求，讲说和发问的时候启发性不多，也不容易使学生自觉地动脑筋。如何给学生启发，使他们自觉地动脑筋，我看是老师备课时候极其重要的一个项目。这个项目解决得好，老师才真起了主导的作用。

听见有些老师和家长说，现在学生了不起，一部《创业史》两天就看完了，言外颇有点儿沾沾自喜。我想，且慢鼓励，最要紧的是查一查读得怎么样，如果只是眼睛在书页上跑过，只知道故事的极简略的梗概，那不能不认为只是马马虎虎地读。马马虎虎地读是不值得鼓励的。一部《创业史》没读好，问题不算大，养成了马马虎虎的读书习惯，可要吃一辈子的亏。阅读必须认真，先求认真，次求迅速，这是极重要的基本训练，要在阅读课中解决。

阅读习惯不良，一定会影响到表达，就是说，写作能力不容易提高。因此，必须好好教阅读课。譬如讲文章须有中心思想，学生听了，知道文章须有中心思想，但是他说：“我作文就是抓不住中心思想。”如果教好阅读课，引导学生逐课逐课地体会，作者如何用心思，如何有条有理地表达出中心思想，学生熟悉了这些，就仿佛跟作者一块儿想过考虑过，到他们自己作文的时候，所谓熟门熟路，也比较容易抓住中心思想了。

总而言之，阅读是写作的基础。

作文出题是个问题。最近某学校拿来两篇作文让我看看，是初中三年级学生写的，题目是“伟大鲁迅的革命精神”，两篇里病句很多，问我该怎么样教学生自觉地避免这些病句。我看，病句这么多，毛病就出在题目上。初中学生读了鲁迅的几篇文章，就要他们写鲁迅的革命精神，他们写不出

什么勉强写，病句就不一而足了。

有些老师说“难忘的一件事”“我的母亲”之类的题目都出过了，要找几个新鲜题目，搜索枯肠，难乎其难，我想，现在老师都是和学生经常在一起的，和我当教师的时候不一样。对学生了解得多，能钻到学生心里去，出题目该不会太困难。

有些老师喜欢大家挂在口头的那些好听的话，学生作文写上那些话，就给圈上红圈。学生摸准老师喜欢这一套，就几次三番地来这一套，常常得五分，分数多似乎是好事，可是按实际说，写作能力并没提高多少。尤其严重的是习惯于这一套，往深处想和写出自己真情实意的途径就给挡住了。

老师改作文是够辛苦的。几十本，一本本地改，可是“劳而少功”。是不是可以改变方法呢？我看值得研究。要求本本“精批细改”，事实上是做不到的。与其事后辛劳，不如事前多作准备。平时不放松口头表达的训练，在指导阅读方面多加注意，钻到学生心里出题目，出了题目作一些必要的启发，诸如此类，都是事前准备的项目。作了这些准备，改作文大概不会太费事了，而学生得到的实益可能多些。

选自《文汇报》1962年4月10日

传统语文教育中的阅读训练

张 耕

前人向青少年进行阅读训练有一套看法和作法，其中有不科学的、陈腐落后的`地方，也有宝贵的经验：这些，大致都反映在一些片段的记载里和流传下来的教材里。下边把前人进行阅读训练的原则、方法和教材概括为几个问题，分别探讨一下。

“文”“道”不可偏废

古人对于“文”（语言文字之学，辞章之学）与“道”（他们所理解的正确思想的总称）的关系非常重视。历来有过种种说法，诸如“文以载道”“文以明道”“文以贯道”等等，也有过不少争论，但是争论之点往往在“载”“明”“贯”这些字眼上，说到基本精神，则一致性相当大，那就是：“道”是根本的，然而正确的“道”必须有高明的“文”来阐发、传播，人们也必须通过“文”来理解“道”，因此，二者是不可分的，不可偏废的。这种看法，在他们向青少年进行阅读训练的见解和具体作法之中，格外清楚地反映出来。

清初人张伯行服膺程、朱理学，特别强调“道”的重要性，但是在谈到读书治学问题的时候，他明确指出“文”“道”不可分的关系，提出“文”不可废。他说：

论道而专求诸语言文字之间，则道晦矣；抑论学而不求之语言文字之间，则道亦泯矣^①。

根据“文”“道”不可偏废的原则，在指导学生阅读方面，他们就主张仔细讲解文章的名物、训诂、字句、篇章，使学生同时理解了“文”，也领会了“道”。元代人程端礼认为讲书应当用这样的方法：

每句先逐字训之，然后通解一句之意，又通结一章之意，相接续作去。明理演文，一举两得^②。

上述这种主张，影响很大，蒙馆学塾，尽管在具体的教学工作中有的作得好些，有的作得差些，有的也产生流弊，但是总的趋向都是采取这种作法的。不仅教学，许多阅读教材，也大都是根据这样一种原则编的（见本文第三节）。

熟读精思和博览

在读书的方法上，前人强调熟读精思，也重视博览。

首先，他们认为书不能单用眼睛看，必须读，并且认真地读。朱熹说：

凡读书……须要读得字字响亮，不可误一字，不可少一字，不可多一字，不可倒一字，不可牵强暗记，只是要多诵遍数，自然上口，久远不忘。古人云：“读书百遍，其义自见”，谓读得熟则不解说自晓其义也^③。

这段话是传统语文教育中一致采用的原则。读的要求是：第一，大声诵读；第二，读得准确，一字不差；第三，多读遍

① 《朱子语类辑略》，《原序》，《丛书集成》本，1页。

② 见《读书分年日程》，四部丛刊本，卷一。

③ 见《朱子童蒙须知》，《养正类编》卷一。

数，达到纯熟，以至能够背诵。目的是：第一，能够上口；第二，能够记住；第三，通过熟读达到更好地理解。

同时，他们也并不主张胡里胡涂地读，胡里胡涂地背；恰恰相反，他们主张在熟读的同时要透彻地理解，深入地领会。这就是朱熹所提倡的“三到”——心到，眼到，口到。眼到是看，口到是读，心到就是理解领会。他说：

读书须随章逐句，仔细研究，方见义味。

读书须痛下功夫，须要细看，心粗性急，终不济事。又说：

看文字须入里面猛滚一番，要透彻，方能得脱离。若只略略地看过，恐终久不能得脱离，此心又自不能放下①。

上边这些意思合起来，就是朱熹再三强调、宋元以来人们一致奉行的“熟读精思”的原则。

他们主张熟读精思，并不意味着只要捧着少数的几篇文章死念。博览，也是他们一向所重视的。清人唐彪说：

从古未有只读四书一经之贤士，亦未有只读四书一经的名臣。故欲知天下之事理，识古今之典故，欲作经世名文，欲为国家建大功业，则诸子中有不可不阅之书，诸语录中有不可不阅之书，典制志记中有不可不阅之书，九流杂技中有不可不阅之书②。

从书的内容说，要博；以文章的风格体裁说，也要博：

学者读文，不可专趋一体，必清浓虚实、长短奇平并取。……韩、柳、欧、苏之称古文大家者何谓也，

① 见张洪《朱子读书法》，光绪二十三年刊本，卷一。

② 见《读书作文谱》，卷一。

王、唐、归、金之称制艺名家者何谓也，以其集中清浓虚实、长短奇平，无所不有，故称大家名家也^①。

强调朗读、熟读、精读、多读，这是传统语文教育中阅读训练的要点。正是由于这个缘故，所以历来流传着许多有关博学强记、苦思精研的故事，那些故事正好反映了当时社会上所倡导的风习。

文 章 评 点

具体表现古代阅读训练的原则和方法的，是流传下来的古代阅读教材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还能见到的许多文章选注本。

作阅读教材用的选本大都有注、评（或批）和圈点。注，是解释字义、名物、典故等等；评（或批），是指点文章思想内容上或写作方法上的要点；圈点，是用附号（画在字旁的圆圈、黑点、直线、三角，画在段落末尾的短横等）标示重要的词句或段落的划分。这些，一般总称为评点，文章的选法和编法，当然也反映古代阅读训练的原则，而更具体地显示他们指导阅读的方法的，则是评点，因此，这评点的办法也正是我们特别需要分析研究的一端。

朱熹《论语集注》的序言里说：

余既序次论语精义以备观览，暇日又为儿辈论之。大抵诸老先生之为说，非本为童子设也，故其训诂略而义理详。初学者读之，经之文句未能自通，又当遍求诵说，问其指意，茫然迷眩，殆非启蒙之要。因为删录，以成此书。本之注疏以通其训诂，参之释文以正其音读，

① 见《读书作文谱》，卷一。

然后会之于诸先生之说以发其精微。一句之义，系之本句之下；一章之旨，列之本章之左；以平生所闻于师友而得于心思者，间附一二条焉。本末精粗，大小详略，无敢偏废也。然本其所以作，取便于童子之习而已^①。这段话说明了他评注《论语》的三条原则：第一，“本末”不要偏废，这就是“文”“道”不可偏废的具体化；第二，注释要详，以帮助学生理解文章的语言，至于“义理”，也就是文章的思想内容，则只要指点一下“精微”之处，必要的时候加一点阐发，帮助学生自己去“精思”；第三，要“便于童子之习”。朱熹的这套作法，可以说是后来文章评点的基础。

从宋人真德秀的《文章正宗》到清末王文濡的《历代文评注读本》，流传下来的文章选注本种类很多。选文的数量、范围和文章的编排，各有特点。单就评点方面说，有的非常详细，包括音义（注释字的读音、意义，典故、事实）、序解（类乎所谓“串讲”）、旁批（指点句段的联系照应，文章的结构层次）、眉批（指点遣词造句的要点）、总评、书后等等。有的评点较略，每篇只在最后附一两条简要的总评，就文章的内容略加评论，别的没有。至于评点的着眼点，有的偏重文章的“义理”，有的偏重文章的写法。在各种选本之中，《古文观止》是处理比较适中的一种。它采取夹注的办法，每句或每几句之下，加上一点简要的评注，既有关于训诂音义的，也有关于文章的关联照应、遣词造句的，但是要言不繁，只是扼要地点一点，以帮助理解，每篇末后有几句简要的总评，大致是指点一下全篇的主要意思和作法。例如，诸

① 《读书分年日程》《纲领》引。

葛亮《出师表》这一篇里，在“今天下三分，益州疲敝，此诚危急存亡之秋也”下边，加注：

先提明事势。

在“然侍卫之臣不懈于内，忠志之士忘身于外者，盖追先王之殊遇，欲报之于陛下也”下边，加注：

次叙群情，起下用人。

然后在“诚宜开张圣听，以光先帝遗德，恢宏志士之气，不宜妄自菲薄，引喻失义，以塞忠谏之路”下边，加注：

菲，轻也。……连说宜与不宜，发起一篇告戒之意。象这样的扼要的指点，对于学者理解全文的脉络，显然是有帮助的。全文末句，附了这样几句总评：

后主建兴五年，诸葛亮率军北驻汉中，以图中原，临发上此疏。大意只重亲贤远佞，而亲贤尤为远佞之本，故始以开张圣听起，末以咨诹察纳收。篇中十三引先帝，勤勤恳恳，皆根极至诚之言，自是至文。

这对学者理解全文的写作意图、要点和表达上的优点，也能有所启发。

《古文观止》的两个编者是不出名的人，可是比一些名人编选的本子流行广得多，这恐怕跟它选文数量适中，评点比较得体是很有关系的。

* * *

传统的语文教育中阅读训练的这些看法和作法，产生过不少流弊，例如，由于强调熟读，不少人就机械地、形式地要求每篇文章一定要读够几十遍，以至一百遍（朱熹本人就曾这样倡导），更有不少人不管学生懂不懂内容，只管要求死记硬背；由于强调精思，不少人就去咬文嚼字，以至东扯

西拉去发挥“微言大义”，由此而产生的文章评点，也有不少陷于繁琐，把文章搞得支离破碎，甚至牵强附会地评论技巧，使学生把写文章理解成庸俗的文字游戏。这些，都是应当丢弃的糟粕。不过，就上述的几点基本精神和主要作法来看，他们强调把文章本身懂深懂透，强调熟读、精读，特别是作得好的文章评点，能够要言不繁地指出思想内容和表达上的关键、要点，引导学生去思考揣摩，体会学习，而不作过多的发挥分析。这些，还是值得我们参考借镜的。

选自《人民教育》1962年1月号

语文课·政治课·文学课

蒋仲仁

—

语文课就是语文课，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，或者讲成文学课。

这是怎么提出来的呢？

这是因为有的语文教师，在教学中没有抓住或者不够重视语文学科是工具学科的性质，没有或是很少注意学生读写能力的培养，没有或者很少引导学生从事读写作业，往往离开课文，大讲其思想政治，或者好高骛远，大讲其文学分析，讲的似乎不是语文课，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或者讲成文学课。

例如，教一年级学生认“首都北京”几个字，教师大讲北京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首都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一九四九年成立的，在这以前，中国人民头上压着三座大山……这样一开始；就找事例，编故事，讲今昔对比，讲今天的幸福从何而来……这些话讲多了，临到学生认这几个字，写这几个字，时间就被挤得所剩无几了。结果，这几个字不能很好地认，很好地写，达不到教学的要求。有的教师还因此埋怨，教学时间太紧，教材分量太重，教不了，一天教几个字也教不了。

又如，教学生读一首《赤日炎炎似火烧》的古民歌。教师就要讲到这首民歌见《水浒传》“智取生辰纲”这一回，是好汉白胜挑着酒上黄泥岗的时候唱的，这样一开始，就可能讲到“智取生辰纲”这一回的梗概，讲到《水浒传》这部作品，讲到它的人民性，讲到对它的评价，还可能讲到作者施耐庵其人、其思想、其作品，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，甚至于还可能讲到七十回和一百二十回本的版本问题。这些话讲多了，留给教师讲这首民歌本身的时间就少了，留给学生领会、吟诵这首民歌的时间就更少了。有的教师还因此埋怨，教学时间太紧，教材分量太重，教不了，一节课甚至几节课教一首四七二十八个字的民歌也教不了。

举例举得偏激了一些，这只是个别的现象，一般情况并不如此之甚。可是，虽有“甚”“不甚”的差别，这种教法是有的，如果连“不甚”的也算在内，那就不是太“个别”了。这种教法对语文教学有害，对语文教学的改进是一个障碍，这是可以断言的。

因此，才这样提出来：不要把语文课讲成政治课，或者